

岭北小城

王业群

记得第一次登上大庾岭，大约是在1990年的秋末。二十多年后，我又一次登岭，同样也是始于广东境内的南雄。两次站在岭顶海关时，我都下意识地向北面山下的人烟密集处望了望——那里，是江西省大余县的县城。虽说就在脚下的不远处，沿海关古道下去不远便到，可我却觉得它多少显得有点缥缈，对我而言，兴许会永远是个陌生之地。

谁曾料，第二次登岭的数年后，因儿子找的对象恰是江西大余县城的女子，因而相隔不久，我两次去了大余。2022年夏，经不住儿子和儿媳再三向我推荐大余丫山的道源书院，说那里的环境非常适合我去小住一晚，于是我第三次到了大余。

此前我是上过一回丫山的，但没在山上过夜。这次因时间充裕，上山时，我先行去了位于县城十来公里青龙镇赤江村附近的王阳明先生逝世处；那里紧挨章江西岸，古时称青龙铺。史载，1528年11月29日(旧历)辰时，明代最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教育家和军事家，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全能大儒王阳明，在停靠江边的一艘船上因病辞世，临终时仅留下一句“此心光明，亦复何言”的遗言。

如今，人们在他去世的江边平台上，建有“王阳明落星亭”，由亭阁、黄竹组成，以表示对这位先贤的纪念。只是远远看去，那的情景颇显得有点荒僻、寥落和简陋。我到的时候，也看不见一个游人。及至跟前，透过稀疏的林木，又见亭下的章江，水天色深，块石裸露，估计也和从前流水淙淙、舟楫便利的情况大不同了。

辰时，是古时晨7至9点的时间；依农历，其实也已是临近了这一年的年末。我心中不由想，在明代那样一个岁末的早晨，青龙铺江边，停船上这位拖着重病之身的朝廷命官，莫非真的就没有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为自己的不平遭遇和苦难一生而发出深切的感叹吗？他的内心，真就如此平静吗？这个诞生于明宪宗年的人，经历了孝宗、武宗和世宗在位时期；其间，武宗在位时，正值宦官刘瑾得宠，执掌司礼监兼总督团营，其人操纵内闱、擅权横暴、大肆剪除异己，差一点就致他死于廷杖之下；尔后，又不断有其他宦官嫉妒并排斥他，令其一生都命外多蹇、背负沉重。因而，他那个“此心光明，亦复何言”的8字遗言，我们又何尝不可以作“有言而不言”解呢？史料载，他去世的消息一经传出，国人莫不以为悲。王阳明《年谱》清楚他记录着，当装殓有他遗体的船离开大余驶往家乡浙江余姚时，“士民远近遮道，哭声振地”；抵赣州后，依旧是“士民沿途拥哭”。这其中又向我们透露了一些什么样的信息呢？悲情？敬仰？自然是肯定的，是否也暗含了人们对时局和朝廷的一种悲愤宣泄呢？

翻开一部中国文化史，程朱理学、陆王心学，总归是绕不开的一章。我读《王阳明全集》的《传习录》上、中、下卷，每每有感于他做人的坚韧不拔、坦荡光明和为学的专一执着、潜心虔敬。他提出的“心即是理”“知行合一”及“致良知”，总体上虽属主观唯心主义哲学观，但细考其“无心外之心、心外之物”，“意未有悬空的，必着事物”，和所谓“良知不由见闻而有，而见闻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滞于见闻，而亦不离于见闻”等论述，却又可清晰窥见他透彻明白的辩证逻辑思维。尤其是他提出的“人皆可以为尧舜”“学起立步履，便是学奔走千里之始”“授书不在徒多，但贵精熟”，及研习经典、效仿圣贤，不应“泥文逐句”和“流于功利”等主张，不但是很好的教学理念，无疑也是对宋明以来，理学渐被后儒走人死胡同的拔本塞源的一种补救救弊。

除陆九渊外，王阳明生前最敬慕的人，是同朝命官、另一位大儒——南粤人士湛若水(号甘泉)。广西平乱任上，他因病不得不告假回乡，转道广州去增城祀先祖庙时，特别去了湛若水在增城的旧居，并题甘泉居曰：“我闻甘泉居，近连崇坡麓。十年劳梦思，今来快心目。徘徊欲移家，山南尚堪屋。渴饮甘泉泉，饥食菊坡菊。行看罗浮云，此心聊复足。”从“渴饮甘泉泉”一句，可看出他对湛若水是多么的真诚崇敬。

而他去世后，其墓志铭据其子以岳舅、礼部尚书黄公的书信称，则也是非请湛若水执笔莫可。湛若水撰写的这篇墓志铭很长，中间道：“(阳明)会甘泉于京师，语人曰：‘守仁从宦三十年，未见此人。’甘泉子语人亦曰：‘若水泛观四方，未见此人。’遂相与定交讲学……”由此可见，若水和阳明，实乃相互敬慕之人。

建在丫山山腰深处的道源书院，果然环境清幽；坡顶一组别墅型客房，藏匿于参天林木中，更显与世隔绝。到夜晚时分，一弯明月悬于空中，清辉流泻泻间，坐在屋外平台上，人会觉得格外舒坦，旅途疲惫随之一扫而光。四周，则宁静得仿佛能听见一片树叶的落地之声。

次日清晨，见房内客厅案几上，摆有一摞有关大余县的图书资料，我便随手翻了翻，取出一本名为《丫山月影》的小册子浏览起来。小册子是由丫山灵岩寺编印的，编者却是一位来自内蒙古的人。他称自己是十几年前来的大余，一到便被这里深深吸引了，遂以大余为了故乡，并以丫山为了家，还对大余及丫山的史海钩沉产生了浓厚兴趣。

据小册子介绍，大余原名大庾，因大庾岭而得名。古时先后属吴、越、楚国；秦统一全国后，属九江郡。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置横浦关于塞岭(即大庾岭)，大余的建制便由此始。汉以后，该地先后属豫章郡、庐陵郡、始兴郡和安远郡，先后属过南安、南康县；隋时始称大庾县，属广州总管府；以后又数度变更归属。

关于丫山的灵岩寺，小册子介绍，是建于唐末的一座古寺。丫山，则是因山上有双峰并峙，形似“丫”字得名。上回来丫山我便到过灵岩寺，它的现存建筑，是一座仿明代风格寺院，建于清末，1993年完成修复。历史上，包括苏轼、洪迈、汤显祖、湛若水、黄宗羲、袁枚等多位名人在内，都曾到访过这座古寺。但小册子描述王阳明离世前在探访古寺时发生的一段离奇经历，听来虽让人觉得有趣，却到底不是事实，而是出自人们对佛教与现实世界神秘通灵的一种虚构。原因很简单：一，王阳明途经大余，船停江边时，已是重病之躯，且几乎奄奄一息，根本不可能再上丫山；其二，小册子说的29日，当天早晨王阳明就去世了，何来探访古寺一说？

几次来大余，小城给人的总体印象还不错，街面清洁、整齐，居民惬意、安逸。这座与南粤傍岭而依的小城，盛产钨矿，是古代南来北往路人的经由之处，想必除我们已知的，还会有更多我们并不实际知晓的名人曾经经过它，或仅只是做短暂歇脚，或匆匆而过。小城市最引为自豪的，莫过于明代著名戏曲家、江西临川才子汤显祖与小城的缘分。据称《牡丹亭》创作灵感产生，正是源于此地。城内现建的一组与汤显祖生平及《牡丹亭》故事相关的建筑，规模不算小，尤其那座高高矗立的杜丽娘全身塑像，离老远便可望见。

从古典戏剧史地位说，人们习惯上爱把汤显祖和莎士比亚相提，称前者是中国的莎士比亚，后者是英国的汤显祖；而双星谢世，恰恰也都在同一年——1616年。

年轻时阅读莎士比亚剧作，最令我称道的，是他作品中人物语言的精彩，直指事理、起伏跌宕而犀利透彻，很具感染力。读《牡丹亭》，同样也能给人这种感觉。不同的只在于，汤显祖作品中人物的曲词，自然更加明显地具有中国古代文学词汇的特征，比喻生动、用词华美而婉转含蓄。可以说，两位大师在戏剧语言运用上，恰好体现了“中西双壁”。而就这点言，汤显祖明显也是受了王实甫《西厢记》的浸润和影响。有趣的是，要说《西厢记》在对男女情爱描写上有些地方表现较为刻露的话，后来的《牡丹亭》则有之而无不及。

《牡丹亭》的创作灵感产生于大余这点不假，不然，以明代杜丽娘慕色还魂话本为基础创作的这部戏曲作品，不会以南安为故事发生地；杜丽娘之父杜宝，也不会假以南安太守之名。而依原《话本》，故事发生地其实在广东的南雄；杜宝的官职，是南雄府尹。

“昭陵六骏”浮雕未能团聚的一件往事

武天合



唐太宗李世民昭陵北祭坛 作者拍摄

唐“昭陵六骏”浮雕，是依照唐太宗李世民驰骋疆场、完成统一大业骑乘过的六匹战马的原型创作的一组六件艺术珍品，是唐太宗昭陵的镇墓之宝，原陈列在唐昭陵的北祭坛上。1913年5月至1917年2月间，“昭陵六骏”浮雕遭遇了流离失所和浑身带伤的悲惨命运。

1913年5月，法国古董商人格鲁尚派戈兰兹偷偷把“二骏”浮雕盗出昭陵，遭当地民众阻拦，把“二骏”浮雕推下山，民众把“二骏”浮雕送西安府图书馆保存，后被军阀张云山转交给陆建章。1916年，北平古董商人赵福龄与袁世凯的儿子袁克文勾结，以袁府修建花园为名，把“二骏”运抵北平，转手卖给卢芹斋的来远公司。同年底，被卢芹斋从北平运出，1917年2月抵达美国纽约。1918年3月9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馆长高登，在美国的卢芹斋库房看到“二骏”浮雕，4月19日就向董事会汇报，决定以借展、认购的办法获得“二骏”，5月8日“二骏”被运抵宾大博物馆展出，两年半后支付卢芹斋12.5万美元。

1918年夏秋之交，美国宾大博物馆的博士博来华，企图盗运其余的“昭陵四骏”至美国。他勾结陕西督军陈树藩之侄女婿商人陈佩岳，派人去昭陵盗运“四骏”浮雕，运输队行至西安城北草滩镇，准备装船时被民众阻拦。在驻守渭河北岸的靖国军的干预下，陈树藩只得将残损的“昭陵四骏”浮雕运交西安图书馆保存，后移交西北历史文物陈列馆(陕西省博物馆的前身)，1963年10月1日对外展出。可是“飒露紫”“拳毛騧”仍流落海外，令人唏嘘不已。

笔者1989年10月到陕西省博物馆(今西安碑林博物馆)，一进馆就被“昭陵六骏”深深吸引。2011年笔者所著《西安碑林国宝》一书，对“昭陵六骏”浮雕做了详细介绍。“昭陵四骏”1995年被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认定为国宝级文物，可惜“飒露紫”“拳毛騧”二骏浮雕在海外未能列入其中。2011年3月下旬，《西安碑林国宝》一书完稿之时，笔者请陕西省考古研究所88岁高龄的考古学家石兴邦先生审读并作序。在石先生的办公室里，当他看到“昭陵六骏”的介绍时，激动地从书架上翻出一扎泛黄的信件，一边翻阅一边述说着他为“飒露紫”“拳毛騧”浮雕回归奔走呼吁的件件往事。

1986年7月中旬，石兴邦先生受中美学术交流委员会之邀，赴美国考察，见到了老朋友美国哈佛大学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张先生曾多次来过西安，在陕西省博物馆石刻艺术室里看到过“昭陵四骏”浮雕和复刻的“飒露紫”“拳毛騧”浮雕。

两位先生在美国纽约见面后，石先生迫不及待地提出想去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看看“飒露紫”“拳毛騧”浮雕。张先生不仅答应，还说有一则好消息相告，宾大博物馆馆长戴逊先生是他的挚友，他们曾经探讨过让“飒露紫”“拳毛騧”浮雕回归团聚之事，戴逊表示同意考虑。石先生听后激动万分，当即就拉着张先生要去宾大博物馆，亲自拜会戴逊。

几天后，石兴邦先生终于见到了千年前的“飒露紫”“拳毛騧”浮雕。宾大博物馆专门为二骏浮雕开辟了一间有透明天棚的圆形展厅，两件浮雕自带气场，英姿飒爽，引人注目。在交谈中，戴逊爽快地说，自己深知“飒露紫”

“拳毛騧”二骏浮雕对中国人的意义重大，也愿意使它们能够回归团聚。究竟以什么方式？交换、借展都可以商量。不过，他又强调二骏浮雕是宾大博物馆花钱买来的，若要回归中方，可考虑用几件文物作为补偿。

回国后，石先生途经北京，立即到国家文物局将二骏浮雕有望回归的情况做了详细汇报。国家文物局领导和相关专家学者认为，二骏浮雕若回归团聚是件大好事，但鉴于这两件文物的历史背景和它的重要性，交换或借展都不太合适，提出可以采取互赠的方式。美国宾大博物馆赠送中国“飒露紫”“拳毛騧”二骏浮雕，中国回赠美方相应的两件有影响的石刻文物。

石先生带着这个喜讯回到西安，立即向文物主管部门和陕西省领导做了汇报。陕西省政府研究后即刻向国家文物局打了报告，很快就收到“同意”的批复。

石先生满怀欣喜，一方面抓紧联系在美国的张光直先生，请他与戴逊馆长联系，及时反馈中方的意见；一方面到陕西省博物馆，选出两尊唐代石刻造像：一尊是释迦佛立像，通高1.4米；一尊是菩萨立像，通高2.3米，都很精美完整，并报请陕西省文物局文处，也获得了批准。

在这期间，石先生与张光直先生一直通过信件频繁交流情况。宾大博物馆戴逊馆长也同意以互赠的方式进行交易。只待双方敲定具体赠送的时间，二骏浮雕就可回归中国与其他四骏团聚了。

谁能料到，一次事件让回归之事被搁置。当时，一个由百名大学教授组成的美国访问团到西安考察。戴逊馆



唐昭陵六骏之“飒露紫” 杨文宗提供

西溪三里路

薛德华

天色，听见云天下飞过的鸟鸣。从树叶底下，朝西数着漏下的阳光，青砖古道在光点下，渐渐伸入绿野平畴，田畦村舍，接连着辽远天空。一切都在脚下退得很远，腾出开敞空间，让你心灵回旋。水乡画面，一步步展开，有涓涓而行的溪流，有迎风潇潇的芦荻，有迂回曲折的堤岸，有隔岸相望的农舍。

晨露之后，空气中饱含浓浓湿意，溪河、田舍、寺塔、远径，若隐若现，出没在雾霭之中。向右俯身观望，小桥流水，石级潺潺一起，把街巷分割得复杂多样。不少人家，青砖黛瓦之间，还整理出一块明艳动人的花圃，宋代丞相吕夷简留下的牡丹，就从围栅里攀越出来，在小风抚摸下，把早晨酝酿得艳丽多彩。

曲径深处，灰白色的屋顶上，飘出炊烟，袅袅飞舞，松枝燃烧的香味，弥漫四周。一座宽敞的院落里，墙根的太阳，晒在靠着藤椅打盹的老人身上。背后两扇木门，油漆剥落，泛着褐色，屋面瓦当也已脱落，平添出几份风月沧桑。不知哪条巷弄里，犬吠鸡鸣，吟唱着岁月的闲适，告诉你，这里也是陶渊明的家乡。

寂寥幽长的三里路，像一幅历史画轴，几页旖旎多彩，几页萧瑟沧桑。经年累月，风吹雨浸，留下了残破和溃败的剖面。有时路途中断，砖牙坍塌，几丛野花蔓延过来，点缀芳草萋萋的古道。几块被旧年脚步踩圆的青砖，从草丛中顽强地延伸而去，前方斑驳层叠苍苔依稀的砖道，又奋力接应过来，延续着这千年生命。

一条古远的砖道，穿越时间的深邃，空间的辽远，比任何生命都悠长。许多短促的虔诚与希望，幽怨与惆怅，都写在悠悠青灰路径上。而西溪三里路，依然是这么清远平和、岑寂旷达，不纷拥烦杂，不喧嘈匆忙。路上行人不多，偶尔一辆脚踏车，在叠砖拱顶上颠簸摇晃，赶紧避让到斜落的路牙，让他在古老的拱顶嵌缝间，颠着远年韵律，应和一路铃响，向现代骑去。

西溪三里路深处，临河路牙旁，芦荻柳梢间，闪出远年亭台，亭下溪河映着古朴倒影。又被浮萍杂草刺破。有人指点，这是旧时的奉先亭、博野亭，为过路老幼歇脚观赏之用。傍路依水的亭台，廊柱剥落，亭尖残损，但亭檐翘角的大弧线，划破天空，恰与拱形古道映照。

早春时节，细柳飘丝，抚摸着亭角瓦片，即便没有晓风残月相伴，也叫人悠悠忘怀。问一声：丞相可在？所有的柳树桃树，都在小风中摇头摆手。但千年绵延的三里路，却记住了三位丞相宏远的生命，让他们成为三里路的历史证人，让人们常常流连青砖上的北宋时光。



“飒露紫”“拳毛騧”二骏陈列在美国费城宾大博物馆展厅 杨文宗提供

长的挚友——访问团中的凯赛尔教授，在博物馆陈列的“昭陵四骏”浮雕下方，看到一段说明文字：“1914年‘飒露紫’‘拳毛騧’两骏，被美帝国主义分子毕士博盗走，现藏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凯赛尔曾经在宾大博物馆看到过“飒露紫”“拳毛騧”浮雕，也略知它的来历。看到说明牌这段文字，回到宾馆就给戴逊馆长写了一封信，写道：“作为一个宾州人和宾大的校友，我想让你相信，我和代表团的大多数成员，一想到一所令人尊敬的高等学府，展出着用不正当手段得来的藏品，就异常难堪，感到很丢人。假如宾大博物馆有这两个唐马；假如我看到的解说词属实的话，那就应该立即归还它的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假如中方的说明词不符合事实的话，也希望你阻止这样的谴责……”

这封信大大刺激了戴逊和宾大校方。戴逊给张光直先生写信表示：“目前，以互赠方式解决‘飒露紫’‘拳毛騧’二骏浮雕之事，有了难处。”张先生把这封信转寄给了石兴邦先生。

25年过去了，石兴邦先生拿着当年张光直先生的一封封来信，既痛心又惋惜。石先生接着说道：“后来，戴逊馆长因病离开了宾大博物馆，不久离世；为二骏浮雕回归团聚牵线搭桥的挚友张光直先生，也于十年前(2001年)去世了。”

2022年10月21日，石兴邦先生也离开了我们。如今，“飒露紫”“拳毛騧”二骏浮雕依然未能回归。但愿有朝一日二骏浮雕能回归祖国，了却几代文博人的心愿。



昭陵六骏之“拳毛騧” 杨文宗提供

那时，晏殊正值壮年，在这里创办晏溪书院。接着，吕夷简把牡丹种植在埕道边。范仲淹在晏溪河上，架设八字桥。年幼的富弼，牵扯着晏殊衣襟，在三里路上蹦蹦跳跳，去书院读书。丞相与布衣，俗众与僧侣，同在三里砖道上行走，高高低低脚步，或悠闲，或急促，或稳健，或零乱。官靴与木屐，芒鞋与草履，摩挲着三里路。盐仓监府里的官箬，红菱破肩的少年，背篋挑担的盐夫，抬网归渔的百姓，娶妇将雏，扶老携幼，笑语足音，在小径上隐隐回荡。如果再连接到董永的足迹，更多更古老的足音，便在这三里路上驰骋回荡。

中国最悠远最浪漫的一条古道，应该是这里。最好在落霞曳地的黄昏，轻轻踱步，有晏殊的《浣溪沙·春恨》，吕夷简的《西溪牡丹》，范仲淹的《西溪感赋》为伴，在曼声而吟的节拍里，一路向西。走过长的街巷，圆的亭阁，方的砖石，弧的桥脊，便渐渐走入北宋丞相们的院落。

西溪型木街，是三里路繁华的结尾。许多古朴的街屋店铺，就势端立在厚实的河道驳岸上。店小如舟，一舟挨着一舟，掩映着镇市的景致。八字桥挽，摊贩成群，人影交错，时差恍惚。悠闲的街河风情，温柔之中带着神秘，像童话书籍的插图。远眺董家宅，不过是叠铺在旷野中的一片栉比乌瓦，三面屏围高耸，一面直通远天。一座黑傲的唐塔，尊贵地排开脚下建筑，在三里路西面，成为风景的焦点。

三月的白罗纱云，在塔尖飘卷而过，衬得黑黝黝的砖塔，像在河风里飞翔。把三里长的思绪，带上巨幅空间，伸展飞扬，去叩寻漫漫千年的神秘景象。让许多人读出心灵的顿悟，人格的张扬，激发出底蕴灵气，挥洒成岁月诗行。



联系人: 姜总 13572270596
座机: 029-88346392
官网: www.microwise-system.com
邮箱: info@microwise-system.com

<p>科技保护</p> <p>环境监控、本体监测、预警评估</p>	<p>遗址</p> <p>博物馆</p>
<p>科学管理</p> <p>资产管理、人员管理、咨询评估</p>	<p>发掘现场</p> <p>档案馆</p>
<p>创新服务</p> <p>科技文创、定位导览、数字化采集</p>	<p>图书馆</p> <p>旅游景区</p>



官方网站



官方微信